

我用尽全力追求的幸福，有人唾手可得，她/他却不要。
一场青春岁月中的盛大暗恋，一段绵长时光里的无声成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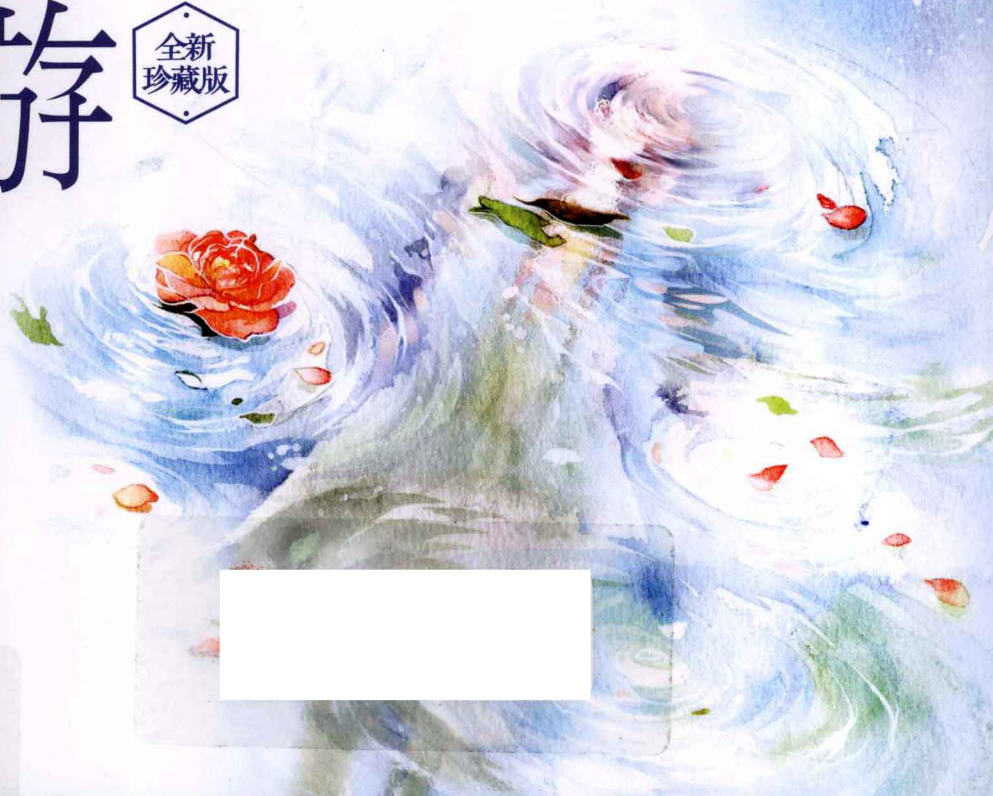
眼泪的上游

明前
雨后

Ming qian yu hou 作品

全新
珍藏版

A River Runs
Through It



明前雨后
畅销大作全新修订
未删节版
白金珍藏！

万人牵挂夏小橘“并非结局的结局”！
致“那些年，我们暗恋过的男孩”！

超值奉送 时光卡贴+全新后记

年少时，把这本书送给你爱的人；回忆前，把这本书送给你自己。——明前雨后

眼泪的游

明前
雨后/

Ming qian yu hou 作AA

A River Runs
Through It

全新
珍藏版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眼泪的上游: 全新珍藏版 / 明前雨后著. -- 北京:
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8
ISBN 978-7-5112-4877-0
I. ①眼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36903号

眼泪的上游: 全新珍藏版

著 者: 明前雨后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策 划: 北京魅丽心晴坊

封面设计: 小 茜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插图绘制: 鹿 荷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21 千字

印 张: 16.5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4877-0

定 价: 25.00 元

目录
A River Runs
Through It

CONTENTS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

不知道单恋算不算爱情的一部分 / 003

第二章

他因为你而开始飞翔 / 027

第三章

原来暗恋也很快乐 / 057

第四章

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 / 085

第五章

乱的是现在，长的是未来 / 109

第六章

找到幸福那年，我们太傻看不见 / 131

目录

A River Runs
Through It

CONTENTS

第七章

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，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/ 163

第八章

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 / 189

第九章

想要回到你身边，你却越行越远 / 227

尾声

必将和美喜乐 / 248

初版后记

琥珀 / 252

再版后记

并非结局的结局 / 256



旅行包里拉拉杂杂有些东西，出差回来，人已经累得半死。夏小橘随手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里，其他的团一团塞进壁橱里。不到周末她是不会大扫除的，十平米的小屋外观看起来干净利落，金玉其外，没有人会检查败絮其中的衣箱。这就是单身在外的好处，没有老妈，没有老公，只有老板。虽然他也会啰唆，但是权力范围还不包括员工的小狗窝。

她拉开最下层抽屉，三两个小盒子在里面躺了快一个月，此前想着去邮局邮寄个包裹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时间。于是继续懒散，好在，都不是放久了会长毛的稀罕物品。

里面包括一只马口铁烟盒。

夏小橘向来反对吸烟，然而这个盒子实在漂亮，墨绿的色泽，是“A River Runs Through It”的宣传画。想着程朗修长的十指掀开烟盒，整齐的过滤嘴，冰咖啡一样清冷微苦的熏人气息……她还是忍不住买下来，考虑再三，撕了一页记事帖，写上“吸烟有害健康”，叠三折，放在烟盒里。

她告诉过程朗，他是自己上高中后认识的第一个男生。他笑：“我知道，而且你是这辈子我讨厌的第一个女生。”

夏小橘努力回想第一次遇见程朗时他的样子，只记得一张愤怒的脸，顶着九十年代郭富城似的蘑菇头。高中开学报到，主楼墙外贴着分班的红榜，她找到自己的所在班级，又开始东跑西窜，看几个相熟的初中同学的下落。看到三班，黑色楷体写着“程朗”，夹杂在五十多个同样字体的名

字中，格外亮眼。一个暑假，夏小橘每晚锁定TVB的《今生无悔》，看到和男主人公一字不差的名字，忍不住大叫着招呼初中旧友：“程朗！哎，你们来看，有个男生叫程朗。真逗，他怎么不叫黎明啊？”

“原来你不叫郭富城，叫黎明啊。”身边有人笑起来，被围在中间的那个男生紧抿着嘴，一言不发，齐整的鬓角和发际线边上淡青的一线，都昭示着这个发型新鲜出炉。然而他没有郭天王的方脸，尖削的下巴，挺直的鼻翼，忽然头顶就蓬出圆润的弧线来，怎么看，怎么像一颗草菇。

在看到少年程朗的第一眼，夏小橘只是窃笑不停，隔着将他推来搡去的男生，程朗看她的眼神有些愤怒。

回想此事，夏小橘不断抗议：“拜托，我只是火上浇油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阿姨，是她说新学期新气象逼着你去理发的。你不敢责怪你妈妈，责任都推给我。”

程朗佯装黯然：“头一次被女生嘲笑，伤自尊了。”

“当时你看得出我在嘲笑你？”

“当然。”程朗扬眉，“你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，一眼就看穿。”

夏小橘歪着头，想问问他，那么，我的心意，你是否从最初一刻就洞若观火？

她没有问程朗这样愚蠢的问题，因为彼时，她的好友林柚是程朗最爱的女孩；而最爱他的那个人，夏小橘想：“是我。”

A River Runs Through It.

岁月的河流就这样流过我们的生命，蜿蜒曲折。

第一章

A River Runs
Through It

不知道单恋算不
算爱情的一部分

(1)

夏小橘一直不知道如何给“爱”下一个定义，更不知道单恋算不算爱情的一部分。但她总是在日记里对自己说：程朗，是我初恋爱的人。

认识程朗二百四十六天后，夏小橘开始喜欢这个男孩。

那时学校在为一个月后的市运动会做准备，每天下午集训，据说取得名次有高考加分。夏小橘的项目是八百米，虽然成绩在本校是数一数二的，但自忖到了市级赛场，夹杂在诸多体优生中，充其量就是垫背的。她对于训练并不热衷，但是鉴于可以不用闷坐在教室里自习，她宁可在操场上闲晃，还能放纵一下自己的喉咙和舌头。

体育老师看不过眼：“夏小橘，数你话多，不跑步也别闲着，来，给你点活儿。”说完就拉她去平整跳远的沙坑。夏小橘叫苦：“耙子太沉了，我怕闪着腰就跑不了了。”

“借口。怎么不见你说话的时候闪到舌头？”刚抬腿想溜，体育老师一把捉住她，“那你去跳高那边帮忙抬杆。”

“算了，恐怕她不够高。”程朗声音里带着笑。

“莫非你能跳两米？”夏小橘撇嘴。

“那倒不能，但起码比你高。”

“吹牛！”

“你多高？”他问。

“一米六六。”夏小橘说，又赶紧补充，“净量。”

程朗扫一眼她的运动鞋：“加鞋跟，不到一米七。一般是我第一跳的高度。”

夏小橘不屑地“嘁”了一声，他听到了，竖起拇指向身后的横杆一扬：“有胆量试试么？”

“试什么？我可不会跳高。”

“我能跳过你的身高。”程朗坚定地说，“不信，你站在下面。”

把横杆调到一米七不就好？跳不过去摔你自己，难道现在要我做肉垫？夏小橘摇头。周围众同学却巴不得看热闹：“试试看，来，试试看！”还有热心人去升杆。她和程朗被围在中间，只差一抱拳，便是天桥杂耍卖艺的。

“我没问题，就怕……”程朗也斜着，食指轻叩鼻梁。

“那我更没问题，砸着我你出医药费就是了。”

只为了同学眼中一副大义凛然的形象，夏小橘站在横杆下，还是面向跑道。耳边响起手风琴曲《威廉·退尔》的调子。这个神箭手还真有个勇敢的儿子，可以头顶苹果面向破空的弓箭。关键在于他信任自己的父亲，夏小橘却不信任那枚不断冷笑的草菇。虽然他现在推了清爽的平头，站在出发点似笑非笑地望着她。

程朗蹲下身，系紧鞋带，一哈腰，向着横杆就冲过来。夏小橘头皮一麻，他又停下了。“怕了？”他问。

“谁说的！”

“脸都白了。”

“才没有！”她大声喊回。

“哦……”他诡笑，“那你不要动啊。”

似乎就是猫爪下的老鼠，死都不能死个痛快。于是夏小橘呆呆地立在横杆下，克制双腿不要作战。

死要面子，是她性格中最大的缺陷。如果说要为之付出代价，那么她已经付出了一生中最好的光阴。

夏小橘已经记不清那天到底是怎样的天气，然而千万次的回忆过滤了所有杂质。她一厢情愿地坚信，程朗纵身的一瞬，天地澄明，一切如同透过装上渐变镜的相机镜头，天空的边缘是深海一样的蓝，缓缓流泻，染上他白色的运动背心。优雅的背影越式，像天使张开双翼，从距离夏小橘头顶十厘米的天空飞过。阳光将他的身影直直推入眼底，那时她的心居然一痛，幸福着，晕眩着，就此烙上了一个名字。

只是他零点一秒的腾空，夏小橘一生的命运就此转弯。

(2)

此后的训练中，夏小橘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自觉性和积极性，下午第三节的下课铃响声未落，便冲到操场边抡胳膊压腿，做各式肢体扭曲的热身运动。大概是她表现得太过热情，体育老师把运动员花名册交给她做考勤记录。

夏小橘受到重用，每天训练前站在领操台旁接受众人的注目礼，但她颇不情愿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处心积虑挑选的风水宝地被男子铁饼运动员占领，挥着蒲扇一样的手，捏着一把空气揣摩动作要领。她总担心某天男铁饼同学一旦利器在握，会兴奋地忘记真实和虚拟的区别，抬手就扬了出去。横扫抛物线的沿途，包括跳高场地上一千人等。

是的，所谓风水宝地，是因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恰好可以观察到跳高运动员腾空的瞬间。尤其是在看台边缘的横杆上压腿，微微侧脸，四十五度角，倾斜的地平线，他的身影出现在半空，恰好在浅浅的白色浮云和浓密的墨绿树冠上方。

白色运动背心，从左边的眼尾，划到右边的眼尾。

现在，这样的记忆被厚墩墩的肉墙隔离。夏小橘只能握着花名册望杆兴叹。

体育老师郭老伯也在叹气，说：“看看这一盆散沙。”夏小橘纠正道：“一盆散沙吧？一盆，那是猫砂。”

正赶上放学，回头率很高，众人窃笑。

郭老伯吹胡子瞪眼，迁怒于路人，向一个男生招手：“你，过来。”

他穿着高一的运动服，蹙了蹙眉，将书包从左肩换到右肩，颇不情愿地蹭过来。

“怎么又没来训练？”郭老伯问。

“老师，我觉得，我对运动会没什么热情。”男生搔搔头，声音不高，平直的语调隐隐是一种挑衅。

郭老伯语重心长说了一串诸如“你有天分一定能为校争光”、“体育强国一定是田径强国”之类的话。

男生扬眉：“您看以我的天分，能入围奥运么？”

郭老伯一怔。

男生笑了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又冲夏小橘扬扬手：“大家辛苦了，好好训练。”

真是一个冷漠的人。夏小橘迅速做出判断，同时有些同情被驳斥的郭老伯，他不断念着：“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他是咱们学校唯一一个八百米跑入两分以内的。”

夏小橘咋舌，八百米，她的纪录是两分五十九秒，差了一分钟。低头看看手中的花名册，只有一个人的出勤记录是零。

名字就在程朗的下方——

陆湜祎。

“陆、湜、伟。”她在心中默念。

陆体委。就冲这个名字，你也应该来训练啊。

夏小橘多年后对大土说起最初认识他的情景，说我当时真是义愤填膺啊。大土笑着丢过一个苹果：“刨去姓，我的名字两个字，你念错一对儿，还好意思用什么愤填什么膺，乖乖填你自己的嘴去吧。”

拜夏小橘所赐，此时的陆湜祗有一堆外号，比如建国、童童、十一郎、张太等，但最常叫的，还是大土。

在市运动会开幕前两天，他加入训练队，拿了第三名的好成绩。郭老伯眉开眼笑的同时还得陇望蜀：“如果你早点来训练，肯定是冠军了。”

大土还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说：“命中无时莫强求。”多年后，他再次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开始怀疑，这是否是命运和自己，还有夏小橘，开的一个玩笑。

迟了一步而已。

他比你先到。

(3)

五点十五分放学。每天好友邱乐陶帮夏小橘把书包拿到操场边，然后看她们训练。

夏小橘绕着操场匀速跑了二十圈，又练习了几次冲刺，满头大汗地坐在乐陶身边。“喂，在看什么？”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，还有一些尚未结束训练的同学。

“好帅哦！”乐陶半眯着眼。

“谁？我们训练队里哪有帅哥！”夏小橘口不对心。

“都很帅呀！你不觉得，运动中的男孩子最精神嘛！”

“不觉得。一身臭汗。”

“那个，那个，喏，还有这个……”乐陶随手点了几个男生，“都很好呀。你每天真是有眼福。”

“我们队里不是这样的大阿福，”夏小橘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比画成一个大圆球，又缩起肩膀垂下手来，“就是这样的晾衣竿。”

“真的呢。”邱乐陶也笑，指着程朗，“他的小腿，比你的还要细。”

夏小橘大受打击，很想为乐陶做一次体育知识扫盲。程朗的腓肠肌位置高，小腿有流畅的弧度，所以显得格外修长。但一想到要对他评头论足，夏小橘就开始心跳过速脸颊发烫，于是支吾道：“个子高，显得腿细而已。”

“怎么会。”乐陶兴致勃勃，起身拍拍校服上的土，“走，你去和他比比看。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去吧……”

夏小橘拼命抓住身侧的双杠，又觉得再坚持下去，和自己平日的洒脱大相径庭，颇有些欲盖弥彰。一个走神，邱乐陶已经把她推到跑道上：“那个跳高的，夏小橘有事情找你！”

程朗正在帮别人调整横杆的高度，听见喊声，四下望了望，一脸诧异地指指自己的鼻子：“我？”

连他茫然四顾的样子，都比别人傻得可爱。夏小橘躲不掉，硬着头皮走上去。“怎么，又来找我比试么？”程朗笑，手掌在她额头上虚晃一下，比到自己的下巴，“咦，我还以为你长个了。”

夏小橘不说话，绕着程朗走了一圈，还特意抖抖自己的小腿，让邱乐陶看个清楚。

“筛糠呢？那天吓坏了，还没缓过来吧！”程朗笑，“别在那里傻站着示威，来，帮我把垫子的位置调整一下。”

她低头抬着垫子，想找一些轻松的话题，但平素伶俐的唇舌完全派

不上用场。就这样沉默着，急得脑门都快要出汗。

“其实，我那天也挺担心呢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跳到一米八以上才可以。”程朗抱着臂，仰头看着横杆，又收回目光，停在夏小橘身上。她被这样的凝视束缚，在原地挪不动步。

“毕竟，你比横杆宽多了。”他打量了半天，终于下定结论，“啧啧，好悬，如果我那天只跳一米七，就踩到你了。”

“呵呵，是，你比横杆还苗条。”夏小橘干笑两声，“那我还要谢谢你，我鼻子本来就不高，要是再被踩塌了……”

我以后就没人要了。都是你的责任。

啊，就这样赖上我了？

是啊，沾边就赖。

看来我是跑不掉了，那就当一回慈善家吧。

……

一瞬间，她脑海中闪过无数假想对白。“你的表情还真是丰富多彩。”程朗笑，“夏小橘，你真是个有趣的人。”

他说，我有趣呢。

接下来几天，夏小橘上课时的精神状态都格外好。本来她一向讨厌在课堂上附和老师的人，那几天自己也忍不住大声朗读英语课文，或者和众人一起摇头晃脑冲着黑板大声喊：“对！”

心底满涨的得意，一定要找到什么宣泄的出口。

眼看运动会一天天临近，班主任尹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谈话。夏小橘惴惴不安，她不过是每天在课间操和训练时多看程朗两眼，难道就被火眼金睛的尹老师识破了？

做贼，难免心虚。

“你们最近每天都训练，是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三点半到几点结束？”

“六点。”

“然后就回家了？”

“有时候会在操场上打会儿排球。”夏小橘连忙补充，“有时候也会在教室写作业。老师，我不会耽误学习的，真的。”

“你最近是挺用功的，继续努力。”尹老师咳了一声，“咱们班，只有你有项目吧？”

“哦，对，八百米。”

“那邱乐陶呢，她怎么也晚走？”

“她等我，我们一路。”

“等你？……是这样呀。”

尹老师还要再说些什么，有人进来办公室，把一沓作业本放在对面办公桌上。是陆体委。

他向二人点头致意，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轻手轻脚把门带好。

“我不反对你们锻炼身体，可是……”尹老师瞅了瞅门，似乎想在上面剜一个洞，把陆体委拉到面前来做典型，“你看人家，初中的时候还是体育特长生，现在也知道用功了。你刚上高一，功课还轻松一些，以后就要分轻重缓急了……”

本来十分钟就可以结束的谈话，因为陆体委的出现，延长到半个多小时才结束。夏小橘从办公室出来，操场上空荡荡的，错过了每日一次和程朗的告别。

平常，他都会眉眼飞扬地看过来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夏小橘，再见！”

一时间意兴阑珊。

邱乐陶跑过来，挽起她的胳膊。“尹老太骂你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也差不多了。都是那个陆体委，让她维持多年的中庸形象一下转换成反面典型。

“没骂你还说了这么久？”

“倒是说起了你。”夏小橘忽然想起什么，嘻嘻一笑，拉住乐陶，“你最近回家很晚吧？要不然尹老太也不会问的。你，不会是，嗯嗯，拿等我做幌子吧……”

乐陶甩开她的手：“不要乱讲。”她的刘海削得又薄又碎，从眉头到脸颊有圆润的过渡，和一般女生那种整齐的五四学生发截然不同。夏小橘很喜欢乐陶的发型，但也懒得问是在哪家店剪的，因为女生在学校是不允许散发的，一样的马尾，看不出太大的区别。邱乐陶也只是在放学后，脱离了老师们的视线，才把头发重新梳理一遍，只拢住后面的一小部分，把前额到肩颈这一线流畅的发尾露出来。羽毛一样，夕阳下丝丝分明。

早几天，夏小橘都会认为，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，抗议絮絮叨叨的班主任，抗议挂在墙上玻璃框里每天要擦拭三遍的校规。然而现在她忽然意识到，乐陶这样每天站在双杠边上，笑眼弯弯地喊自己的名字，或许是为了引起其他什么人的注意。

就好像，她每天拿着花名册，经过程朗身边时就会提高音量：“在我这里签到呀！”好像是对所有人说的话，其实只希望看他转身，一边扬手报到，一边笑着学她的语气：“在我这里签到呀……你别叫小橘了，改名叫小喇叭算了。”

因为心底多了一个人，夏小橘开始留心到一些如乐陶的发梢一样精妙的细节。程朗有时似乎有意无意中，目光看过来。他是在看自己吗？还是在看有漂亮发型的乐陶？

那么邱乐陶呢？平素对体育新闻一向没兴趣的她，安安静静在操场